

風雷文叢之一

下
鄉



風雷出版社

風雷文叢之一

下鄉



風雷出版社

洪天賜教授捐贈

風雷文叢之一

下



一九七一年六月

風雷出版社

目 錄

(一) 下鄉 (散文)	高 刻..... 1
(二) 旱天 (小說)	蕭不通..... 6
(三) 鼠夾的妙用 (小說)	艾 青..... 10
(四) 夜 (散文)	蕭不通..... 14
(五) 天堂之歌 (詩)	庸 夫..... 15
(六) 岡村寧次 (詩)	蕭東熙..... 19
(七) 鎗泥機來了 (詩)	加 土..... 20
(八) 詩三首 (詩)	碧 珏..... 21
(九) 心事 (詩)	溫 章..... 24
(十) 舊詩二首 (詩)	陳 族..... 26
(十一) 試詠 (詩)	向 學..... 27
(十二) 兩隻鳥兒 (寓言)	獨荷戟..... 28
(十三) 這一首還是黑歌 (詩評)	橫 波..... 30
(十四) 談文壇上的「淡泊派」 (評論)	宇文闖..... 35
(十五) 化名的妙用 (雜文)	宋 岳..... 38
(十六) 孩童學步，可笑乎？ (雜文)	仰 春..... 41
(十七) 巴士上的一幕 (散文)	田 朱..... 44
(十八) 無題 (散文)	雪 梅..... 47
(十九) 編後話	編 者..... 49

下 鄉

高 刻

某日下午，老周到我家來。他身材瘦削，皮膚黝黑。他是個新聞從業員，是我的好友。

我們閒聊了一陣子之後，我忽然想起要去拜訪亞九。

「到農村去嗎？」我問老周。

「有什麼事？」

「去拜訪亞九，好久沒有見到他了。還有看看農村景色，瞭解瞭解農民的生活，這對你來說，就更有益了，你可以順此寫篇特稿，一舉數得，何樂而不爲呢！」

老周是個輕快的人，任的又是跑腿職業，當然答應陪我同行。

可是，當我們快啓程時，天空却飄下密密麻麻的雨絲來了。

「別去吧，待會兒下起大雨，一路泥濘，車怎麼能去呢！即使能去，這輛車也要變成泥車了。」弟弟勸阻道。

弟弟的話我是領悟的。去年我和弟弟到那村子去，回來時適逢大雨，滿路都是泥濘，車子在凹凸不平的爛泥路上走，有時顛簸，有時溜滑，有時像打寒慄一樣震動。我左盼右顧，小心翼翼的駕着車，深怕車子撞進路邊的溝裡。走到中途，車子似乎倦乏得不能前進了一原來，車子走進了路中的淺水塘，這水塘裡都是

滑滑黏黏的黃泥漿。我打一號牙，踏足油，想一鼓作氣把車駛出水塘，可是車的兩個後輪拼命轉，越轉車輪就越深陷，車身一點兒也沒有前進，泥濘却飛撒了滿地。我和弟弟弄得好像水牛一樣，全身衣服沾污了大半，還是沒法將車子從「陷阱」里救出來。後來靠了幾個好心路人的幫助，車子才得以脫離「陷阱」。

「我看下不起大雨的，烏雲不多，又有陽光，我們還是去吧。」我思索了一下，對老周說。

車子在寬廣的柏油路飛奔了一會兒，就轉入鄉村的黃泥路上。想到這條百孔千瘡的村路，我就有點心寒，不由自主的把速度放慢。

車子顛簸在滿是窟窿與泥濘的黃土路上，沿路兩旁的山坡上，只見一片蔥翠的紅毛丹樹，還有攀附在木架上的藤瓜，遠處，那是我們最熟悉的樹膠林了。

不久，車子就在亞九家的籬笆門前停住了，我擰了兩下喇叭，便見亞九緩慢地走出屋來，他一見我們，便一臉堆着笑容招呼我們，一面引我們進屋裡去。

那是一間簡陋的木板屋，牆壁粗糙，沒上漆，東西吊得七零八亂，牆板已裂了許多縫隙，地板是毫不光滑的石礮土。屋頂是亞答葉蓋的，已經有許多個洞可望見天空了。

亞九比一年前瘦黑得多，雙眼深陷，顴骨却高高突出，皮膚顯出許多皺紋。他雖然只是個三十五歲的人，但看去他好像已是個五十歲的人了。

「你們來得正是時候。」亞九拉了凳子請我們坐。

「怎麼？又有美味擦？」我搶着說。

「你這個饞嘴的傢伙，可沒見你胖過。」老周責備起來，但他的臉孔却帶着笑意。

「我的意思是說，我剛做完工，你們就到來，這樣，便可以陪你們談天說地了。」

我這才注意到亞九臉上與背上冒着雨點般大的汗珠，全身濕漉漉的，手上和腳上還黏着污泥。

「你們先坐一下，我洗一洗才來。」亞九伸出他那雙泥污的手給我們看，然後朝屋後走去了。

我們逗着亞九的兩個孩子玩。他們僅穿了條短褲，赤身空脚，皮膚皆呈暗褐色。後來，兩個孩子看見爸爸走來，都退到一邊去。

「你的孩子真乖，都進學校了嗎？」老周問道。

亞九在一張陳舊的椅子上坐下來，他掏出一包烟來伸給我們，突然又縮了回去，他大概驀地想到，我們是不抽烟的，他自己取了一根來點燃。他深深地吸了一口，然後讓烟團慢慢地從他的口裡飄出來，說道：「一個讀二年級，一個明年才進學校。嗨！這個村裡沒有學校，孩子要送到幾哩外遠，你們的鎮上去讀書，真是麻煩。有錢的包車載他們的子女上學還不打緊，沒錢人家的子女只好每天走四五哩去上學，要是在半路上遇到下雨，就要變成落湯雞，做父母的可放心不下了。」

「不是聽說有關方面將在這裡開辦學校嗎？」我說。

「這件事已經講過好幾年了，可是只聞樓梯響，不見人下來。然而，堂堂皇皇的神廟却已捷足先登啦！」

亞九只讀過幾年書，但他有一定的文化水平與對事物的認識，這全然是靠他自己努力奮鬥學習得來的。他讀過一些新思想的書，如果以神廟和學校兩種東西讓他去選擇，他一定是選擇學校的。所以，難怪他會因了神廟的捷足先登而憤憤不平了。

「聽說你近來養了不少雞？」我聽到咯咯的雞聲。

「幾百隻而已。」他收斂了笑容道：「不過，我想不養雞了。」

「爲什麼？」我關切地問。

他深深地吸了一口烟，然後噴出一股濃烟來，那濃烟像霧一般地散開去。

「近來雞蛋的價格跌得太慘了，每粒七分錢，小點的五六分不定。可是飼養料的價格有漲沒落，像這樣的情形，我們養雞人是很難獲利的，如果雞生蛋的巴仙率低一點，就要虧本了！」亞九感慨萬分地唉了一聲：「然而，在我來說，不養雞又靠什麼來找尋生計呢？唉！日盼夜盼，希望雞蛋會漲一點價，却是一天天的失望，幾個月來，一點漲風也沒有。所以我決定改行了。說老實的，你們替我打聽打聽，看看那間工廠要進人？」

「你只管耕作，不要養雞嘛！」老周輕鬆地搭上這麼一句。

「噢！」亞九指向門外，「我這農場主的田地就這麼大了，四分之一依格，你說種什麼好呢？」

「買多三幾依格吧，這裡不是有人要賣地皮的嗎？」新聞記者又來個輕鬆的建議。

「我的老天爺，你老周如果答應做我的靠山也許可能買吧！這裡一依格就要二千到三千元，三依格便得半萬元以上。我賣了妻兒還買不起呢！」亞九苦笑着，聲音調高道：「再說，種菜也不一定找得兩餐飽，有時當我們把菜看護得快可以收成時，滿懷高興。但是這時期，如果老天不作美，一連哭上十天八天，那些綠油油，青亮亮的蔬菜葉子，就像麻臉一樣，生滿了許多大洞和小洞，真可謂「百孔千瘡」了。只要十天八天連綿不停的雨，便把你那眼看快到手的希望敲個稀爛，教你欲哭無淚，傷心好幾天。有時，當你的某種蔬菜大量生產時，價格便一落千丈，可能由平時的三角錢跌到三五分。運去市場上賣，扣了運輸費和九八行的甘仙，你想，還有餘錢到我們的手嗎？一碰上這種情形，農民們有的情願拿去餵豬，有的乾脆讓它們腐爛掉算了。」

「蔬菜好價的時期也不少呀！」我說。

「唉！說起來你也難相信。蔬菜的價錢有一個幾乎是固定的價格。然而，一年裡面總有幾次價格慘跌，或是價格高漲的時期。價格高漲了，農民們當然是笑逐顏開的，但是，你們要知道，漲價的時期，九十巴仙是蔬菜長得不好的時期，是連綿雨季的時期，不然，便是旱天的時期。」

「呃！我以為經營農場一本萬利，常勸朋友開農場，原來也和其他行業一樣。」老周這下子才如夢初醒。他每天東闖西奔寫新聞，可就不知道農場的這本「難經」了。

看一看錶，已是下午五時半了。我們便和亞九告辭。打開車門，眼簾映上兩粒大木瓜，瓜皮已經熟得紅透了。

「你幾時送上來的呀？」我朝亞九問。

「嘿嘿，大概是內人叫孩子拿來的，你們拿去吧，小意思。」亞九誠懇地說。

引擎開動後，亞九突然走近車邊來，吩咐我們道：「不要忘

記，替我找份工作。」

「好的，好的，回去一定替你打聽！」爲了不使他失望，我當然滿口答應。不過，臨走時，我還是提醒他道：「亞九，這種社會不改變過來，吃那一行飯都是辛苦的，窮人做到死去活來，總還是吃不飽，到處楊柳一樣花，改行，也只不過是東村羊去吃西村草吧了。」



旱 天

蕭 不 通

(一)

近來，不知幹啥的，老天爺老是板起藍色的臉孔，居然滴雨不給，嘿！太不像話了。按照季候，旱季早就該換班啦，可是它現在還一直迷戀不走，真惱人！

由於天旱成災的結果，地面被曬得烈開，像春秋戰國的各國版圖。不單如此，往日唱着活潑歌兒的小溪，現在只剩下一道比小孩撒尿還小的水道。其他的花草樹木，以及農作物，不用說都一一低下了頭。

不是英雄無用武之地，有田不耕，而是因為天旱找不到青草，牛大哥躺着懶得聽使，同時地硬如鋼，鋤來又鋤去，兩寸的泥土都鋤不到，差點兒連鋤頭也鋤壞了。再者，天旱口渴，舉得幾下鋤頭嘴又叫乾了。當水才到達肚子，嘴又乾，如是者整天都與茶壺難依難捨，那能做工呢。唉唉！假使旱天不早日結束的話，真叫全村的人，非到西北去吃風不可。

記得“鄉村發展五年計劃”曾經說要在這裡興建水閘，還大事宣染說有水閘，就不怕旱天和雨季。甚至在“大選”時，政客們也都利用了這問題許下動聽的誓言，說：“他日他的黨、或者他本人執政或中選，一定為農民興建水閘，以表體貼民疾云云

……但是，三年都過去了，就連半塊石頭的屁影都不見。

雖然同是在一個旱天裡，在村長家中的花草樹木，依然茂盛非常，全家人的用水，如村長的妻子母夜叉，也同樣用三盆水來洗他的那副假牙；他們似乎不覺得有旱天的發生似的。

(二)

這天中午，村子裡突然熱鬧起來啦，敲鑼又打鼓的，劃破了這炎熱的天空。不知那兒來了好幾百個頭上光禿禿的尼姑和尚，口中呢呢喃喃地唸着“神經”，在街上五個一排的遊行，後面還有上百個打扮成牛頭馬面、各種古代風雲人物等等的“神棍”。最後，是一座轎子，轎子裡被繩子縛坐着的一只剛生下狗孩子的母狗，身上還穿上花花綠綠的婦女衣服，頭上帶着嬰兒帽。所有的村民都在轎後面跟着……

原來，這是村長出的好主意。根據他說他在昨日夜裡，夢見“玉皇大帝”，於是乎，他為農民們的痛苦請命，要求“玉皇”體察農民之疾，降些“楊枝甘露”。而“玉皇”却反起鍋底的臉孔咒道：“嘿！農民們的五谷之所以豐收，全歸功在我的恩賜，怎知道他們（農民）却不知恩報答，簡直不把我看在眼睛內，豈有此理，因此，下令“雨神”不發雨，非警誡不可……爲了挽救這場災難，所以村長提議大家出錢搞這熱鬧，以便向“玉皇”陪個不是……

一天、二天。一星期、兩星期都過去了，天老爺依然如此，而且比以往更加炎熱啦！

這時，村長又跳了出來，說“玉皇”餘怒未消，還要考驗大家的誠心有多少斤。所以，叫大家在暴烈的太陽下，靜坐三天，同時又叫大家出錢，做些紙汽車、紙洋房、紙飛機、紙金橋、紙銀橋以及冥紙錢等等，燒了寄送給“玉皇”討好他老人家，以便買個人情。

可憐的農民們，呆呆地坐了三天，天上的雨倒沒下，而身上的雨却已染濕了衣服。而農民開始有些怨言了，村長見狀，只好咒罵“玉皇”是地地道道的老千，是壞蛋，又提意做三尊大砲，攻打“天庭”！結果，砲嘴都打爛了，天老爺依然如此。

(三)

神祭過了，"天庭"也攻打過啦！天老爺還是藍藍的一片，太陽還是熊熊的。在村長的家，村長拉長臉大笑農民們全都是笨蛋，蠢蛋！原來在這次旱天中，憑他那套神話，在貧苦的農民的身上，括了一筆相當可觀的旱天財。

而在農民這方面，經過三次受騙後，總結得到了血的教訓，明白神鬼根本是虛構的東西，當然是不可能解救他們目前的困境的，而它，只是爲村長利用來更加剝削他們的工具。他們都氣呼呼的，痛恨村長慘無人道，落井下石！

某日下午，村里來了一個大肚皮的和尚，自稱是來自某某野山獸洞的"得道和尚"，因爲路經此地，得知有災難，所以本着上天好生之德，及我佛慈悲的精神驅使下，"拔刀相助"，消災解難……

不用多說，又是村長貪得無厭的圈套啦。是時，村長又召集了農民大會，要大家聽聽這位來自野山獸洞的得道和尚演講。

大肚皮和尚把雙手放在大肚皮上（彷彿捧着個偷來的西瓜似的。）張開那把油嘴，（口液就像仙水般的灑在台下農民們的臉上）大談"神鬼經"。最後，說到要買××，做××的時候，忽然一塊大石頭，不知從那個角落飛出，正中大肚皮和尚的禿頭，只聽得一聲慘叫，血從頭上瀉出。他用手按着傷口，企圖止血。但第二塊石頭又飛來了，打斷了他的兩根門牙，使他站在台上，表現狼狽不堪的活劇。村長見狀，知道"神鬼經"已經失効了，於是只好喝叱道："你們反啦！"話沒說完，石頭又從四面八方像雨水般的打來，村長大驚失色，帶着大肚皮和尚及爪牙，在農民們的屁股下，殺出一條血路，跌跌爬爬地奔跑回家，鎖上大鐵門，同時立刻電召殘暴隊來解圍……

農民們怒上胸膛，緊追在背後。來到村長家門口，只見四周都圍着高高的磚牆，而大鐵門緊閉，衝不進去，有的大罵村長無恥，有的用大木柱衝鐵門。

"嗚……！"紅車來了。殘暴隊像野獸出籠似的跳下車，裝模作樣的排好陣形，和農民們相對。在紅車頂上，鑽出個

肥頭大耳的長官，用擴音機向農民大喊叫：“鄉親們！鄉親們！這是政治當局的通告，你們這樣用暴力是犯法的，你們被人利用了，現在，限你們在三分鐘內，馬上散開……………”。

“！犯什麼鳥法，你們馬上滾蛋，我們要算村長的賬！”一個青年反駁道：

轟！轟！轟！催淚彈像黃狼放屁的向人群中打，一時毒烟瀰漫，還有些農民被催淚彈打傷頭部。但！催淚彈，又怎能阻止農民們來自自發的怒吼呢？一塊塊的石頭，向殘暴隊和車上的長官，不客氣地擲過去。長官像烏龜般的立即縮進車裡，一聲命令，那些一手拿棍，一手拿藤牌的殘暴隊，簡直像野獸似的向人群衝去，啊！面對這些農民，殘暴隊特別顯出他們從來未有過的“英勇”、“威武”與“善戰”，這只是因為農民們手無寸鐵。農民在暴力下被驅散了，他們有的被逮捕，還有很多被打傷，村長之圍，就這樣解救了。

但這並不意味着農民忿怒之火就此熄滅……………

一九七〇年三月十九日夜重改

鼠夾的妙用

艾 青

張老頭這幾天午飯吃得很快，很早就從餐廳回到廠裡去。

女工們都覺得很奇怪，這老傢伙滿口牙蛀得只剩下黑黑黃黃的兩三根，平日吃飯都是一口一口嚥的，就是吃飽了，也是瞪着那雙老鼠眼看着女工，色迷迷地笑着，口裡哼着下流的曲子，總很少這樣匆促地趕回廠去。

張老頭這間廠是製小花生包的，炒過的花生就由女工們用塑膠袋給封起來，到傍晚才按女工裝花生的數量發給工資。裝花生是用手工的，沒有較大的機器，設備也沒壞，張老頭為什麼要這樣早趕回廠呢？

女工亞花這天中午看老頭吃了一點飯就要跑，她就問道：

「張先生，就吃這麼一點？」

「噢，噢，月頭嘛，一些賬忙着清理。」老頭歪着那張幾乎不見牙齒的嘴巴，勉強地笑着，說完個倣着背就走。

阿珍，阿英跑了過來，小聲問：

「喂！張老頭怎麼啦？」

「他說清理賬務。」

「鬼話！以前都沒有這樣急過。」阿珍望着遠遠走向工廠的老頭的背影，皺着眉頭說。

「就是嘛，看他笑得那麼牽強，一定做了什麼壞事。」

「哎呀，別讓他偷了我們的花生包。」阿英忽然大叫起來，幾個女工一聽，立刻靠攏來，紛紛地問：

「誰偷？誰偷？」

「不一定是。」阿英看見十多個女工把自己圍了起來，心裡一慌，真怕自己是瞎猜，不過仍結結巴巴地說：「你們看，張老頭這幾天真怪，吃沒兩下子拉了腿就跑，會不會偷了我們的花生包？」

「是啊！十二點到一點，吃飯時間內不能讓任何人留在廠內，他說這樣就不會讓外邊的人進去搗亂，而且廠門也拴上了。」一個說。

「對，對，這麼早回去，會在裡面搞什麼鬼呢？」

「我們看看去，走！」阿花氣憤地說。

「沒用，門拴上了。」

「難道說，我們不用管了！」

女工們忽然靜了下來，有的回到自己的桌子，可是沒人再吃飯了。

阿英心裡很急，她是做工最勤力的，要養年老的母親和一群弟妹迫得她必須苦幹，花生包她包得最多，可是這幾天她也彷彿覺得花生包包少了。她抬頭望着遠遠的工廠呆想，想到自己一天才賺到三塊來錢，還要受人剝削，不禁又氣又悲，當她看到工廠後的那個小山崗，忽然她嚷了起來：

「快，阿花，跟我來，看老頭去。」說着連走帶跑地向工廠奔去。

阿花追上她：

「你怎麼樣？門拴上了。」

「你看，工廠後邊的小山崗，上次我們爬上去，不是很清楚地看到廠內嗎？」

兩人繞過工廠，爬上那個五六十尺高的小山崗，躲在樹後窺看。

廠內一個人影在移動，時不時彎下身伸手去掏女工們放花生包的袋，一點也不錯，正是在偷花生包。

阿英差點兒喊了出來，但她知道這是沒有什麼益處的。

阿花口裡一直咒罵着。

兩個人下了山崗，想去告訴餐廳的大伙兒，可是上工鐘敲了她們只好走進工廠。

整個下午，阿英和坐在身邊的阿花都深鎖着眉頭，怎麼辦呢？

放工了，拿了工錢，阿花和阿英跟着十幾個女工走出工廠。

「喂，阿英，老頭子有沒有偷？」剛出門，就有人問。

「偷了。」

這下子，有的咒罵，有的就說：

「算了，最多給他偷十包八包。」

有人說：

「這老頭子不得好死。」

「我倒有一個方法可以懲治他，不知道可不可以？」阿英整個下午在思量，現在她可說了。

「快說！快說！」

× × × × × ×

這天下午，張老頭又吃了一點飯就拉起腿回廠去。

他很高興，心裡想，哼，快半個月了，外快賺了不下二百塊錢，這些小丫頭竟一點也沒發覺。

他開了廠門，走進去，又反手把門關上。哈哈！現在是自己的天下了。

跑進自己的休息室拿了一個麵粉袋，走到每個女工的袋邊，伸手進去掏花生包，他不取多，每個女工被偷了十多包。

走到亞英的袋旁了。

他習慣地伸手進袋裡，鬼鬼祟祟地四下望了一下，掏到幾包花生包了，就要把它們拿出來時，怎知感到手指忽然給什麼東西夾緊，只覺得痛徹心肺，可又不敢喊出聲來，快速地一拉，一看，右手三個手指竟然給一個老鼠夾夾住了。

廠內老鼠多，這種老鼠夾是他自己特別裝置的，放在廠的四個角落，老鼠如被一夾，夾子的齒就會插入肉裡去。

老頭子想把夾子拉開，可是彈簧沒那麼容易撥開，只好捧住

那隻手連着老鼠夾跑進自己的休息間，找鉗子去了。

整個下午，老頭子沒走出休息室，女工們時不時相對而笑。

放工了，老頭子的寶貴亞飛兒子駕着車來接他，他臉色蒼白地由休息間走出來，手指上纏着紗布。

以後兩天，老頭都沒有到廠。

第三天回來的時候，阿英被無理開除了。

這消息被女工友們知道了，大家都打抱不平，議論紛紛，最後還是決定停工跟他拚到底。女工們才不過跟他周旋了三天，他便預想到如果繼續下去，損失可不少，於是還是屈服給女工們，答應不開除亞英。



夜

夜，是深深的夜了，天上只有暗淡的月芽兒。周圍的環境；除了偶然有一兩部汽車，載着行屍走肉們，活像神經大作般的向前顛跑；以及櫟上君子在活動外，一切的一切都陷入沉沉的睡夢中。只有窗前的一盞孤燈，還是堅強的跟黑魔作頑強的週旋！

睡！我還沒有睡意，依靠着窗檻，望着窗外的“夜色”。突然，烏雲密集，連月芽兒也不見了。這時，一陣強烈的狂風，挾着暴雨，向我身上猛撲，其形勢非把我壓倒不可。也許，這些狂風暴雨，要在我的個人歷史上，刻劃下疤痕！

啊！人就是在佈滿荊棘崎嶇的道路上，勇敢地渡過五六十年的光景。歷史，總是軀着企圖阻撓他的牛鬼蛇神，向着一個又一個，新的又新的里程挺進！

我熱愛祖國，酷愛八百萬同胞；我深深地戀愛着明天東方的朝陽，也決心爲人類的偉大理想獻出微不足道的棉力，當時代的螺絲釘。

或者，就因此而“招惹”了狂風暴雨對我的仇恨。雖然它是那麼的凌冽嚴寒，淫威叫囂；雖然它可以把我的血肉之軀體，做成肉醬，但我還是我，心坎兒像鍋爐裡的熊熊烈火；信心堅如磐石！

夜，雖然是那麼“陰森可怖”，但它不可以維持多久；夜，雖然是那麼“長漫漫”，但它不會再長。它的霸權，隨着時日和人的因素，總會有完蛋的一天。努力吧！奮鬥吧！熬過這暫時的艱險困難，黎明就在眼前，人類的理想也就在眼前！

魯 蕭 不 通 魯

一九七〇年五月廿二日深夜

天堂之歌

庸夫

(一)

天堂「專家」何其多，
二毛專家洋專家。

「交通革命」大進行，
逢五進一好「計謀」，

老板年賺三百萬，
窮人負擔重上重。

車號算百路混亂，
市民錢光費時間！



又有城市設計家，
計算十年廿年後，

人民收入以千算。
如今工資往下降，

工人日薪三兩元，
通貨膨脹物價高，

生活艱苦苦難言，
畫餅充飢騙了誰！

傷亡事件日日有，
老板敲窄視無睹。
大人先生愛民切，
請來「工業安全家」，
不責廠方設備差，
盡怪工人不聽話，
還提停職開除法，
顛倒是非混黑白，
「專」事為難窮人「家」，
害人不淺洋專家！

(二)

天堂娛樂如星星，
夜總會舞台歌廳，
歌廳昇平日連夜，
靡靡之音漫天響。
大人先生喜洋洋，
口口聲聲繁華市。
陷阱林立引人墮，
悲哀無知青年們，
灰黃染缸中打滾，
精神頹廢志消沉；
生活意義拋一邊，
不究艱苦生活因。
大人先生拍掌慶，
江山可保高枕睡？

(三)

天堂「職工領導者」，
慶祝五一新花樣：
嘉年晚會變魔術！
文娛晚會靡靡音；
吃喝玩樂自由餐；
更有「工人皇后」戲；

「排骨工人」何不選？

要工友把痛苦忘！

要工友做牛做馬！

幫兇「職工領導人」，

工人褲帶緊緊綁，

苦難日子天天重，

你們不爭不出聲！

還搞麵包合作社，

「人民非他命麵包」，

能解工友窮困根？

能救臉黃肌瘦體？

你們「功勞」積無數，

幫富壓窮拿手戲，

捨本逐末第一功！

(四)

天堂自殺時時聞，

高樓一層高一層，

自殺事件直綫升，

爲情爲學爲生謀，

螻蟻尚生民不生？

可恨社會顧富人，

窮人日以繼夜勞，

三餐溫飽據力爭，

家中兒女肚難飽，

屋漏偏逢連夜雨，

終日勞碌體衰弱，

老板一聲「不中用」，

飯碗打破家中空，

半生牛馬的報酬！

災難重重舊社會，

製造悲劇高能手！



(五)

天堂賭博業蓬勃，
多多萬字大彩票。
每週每月按期開，
迷人獎金數十萬，
害人無知爲財轉。
大人先生出面讚：
生活貧苦命運蹇，
工餘關心數目字，
中獎生活享不完，
別管爲何今苦難？
大人先生精打算，
民財搜括肥脂膏，
民不關心改革事！

(六)

天堂殘殺奸淫多，
無知青年鮮血流，
亂倫奸淫令人寒，
社會道德大敗壞。
多拜大人先生賜：
灰黃影片充斥市，
肉彈胴體滿天飛，
喊殺打鬥遍地響。
耳濡目染不清者，
灰黃思想糊塗事，
放走了壞人壞事。
壞人樂得逍遙在，
壞事少人去改革，
幻想人民不造反，
大人先生黑心意！

「剛強勇猛繁華市」，
是天堂抑是地獄？

岡村寧次（註）

蕭東熙

岡村寧次呵岡村寧次，
是“你”來到馬來亞？
若不，
爲何平地一聲槍，
房屋着火人頭滾滾向地拋？

岡村寧次喲！
二次大戰難道沒有教育了“你”？
你的精神在此復甦？
看！
又是一輛巴士着火咯！

冰天飲冷水喲，
滴滴在心頭！
不管舊恨或新仇，
點滴都是階級仇！

破高浪伏驚濤，
得靠把舵緊來握！

（註）岡村寧次爲第二次世戰時日本戰犯“三光”政策的創始人。

鏟泥機來了

加 土

一幢幢高樓別墅，
把土地來強佔，
窮人家，
幾塊木板，
也保不了。



前幾天，
鵝嚟巷來了鏟泥機，
遠山的人們也許早已歡笑雀躍，
鵝嚟河却嗚嗚咽咽……………
鏟泥機來了不是把地翻，
鏟泥機來了不是把秧苗插，
鏟泥機來了竟把無數家園來摧毀，
鏟泥機來了竟把無數顆心來砸！

詩 三 首

碧 狂

——獻給那些正在成長的

(一) 飛

——“不要往下看，下面是奴隸的死所。”愛羅先珂——
飛，飛，飛！

越過高山與叢林，
飛向瀑布的身傍，
聽那明朗宏亮的怒吼！
看那浮渣枯枝的掙扎！

飛，飛，飛！
穿過烏雲與密雨，
飛向大海的懷抱，
聽那波浪自由追逐的歌唱！
看那岩石迎擊洶濤的雄姿！

啊！
飛，飛，飛！

飛過冰凍的北極，
飛向陽光的方向，
要不停地飛翔！
去領受那太陽的光明！
去創造那永恒的春天！

六九·六·十一。

(二)野草頌

野草啲！
你雖沒有玫瑰的艷麗，
沒有茉莉的香馥，
更沒有百合的嫵媚。

但是
你却像耐寒的冬梅
瞧，密密抱緊土地的細根
筆直伸向太陽的骨莖
綠綠油油充滿生氣的尖葉，
呵，這就是力量的泉源！

儘管狂風在咆哮，
砂礫不能自己的飛滾！
椰樹隨風可憐地搖擺！
野草啲，你繁密的細根，
依然緊抱大地毫不動搖！

儘管道道妖光及雷鞭在閃耀，
山被震得大聲驚叫！
樹被觸得滿身焦黑！
野草啲，你勒長的莖
依然朝向太陽的方向。

儘管暴雨如箭，
射落玫瑰的花瓣！
沖淡茉莉的香馥！
卸除百合的嫵媚！
野草啲，唯獨你益發顯得青綠活潑！

啊！
野草啲野草！
你生長在路旁，
蔑視野獸的腳蹄！
你生長在荒地，
譏笑野火的孳笑，
嚮往光明的人民，
讚你是個好榜樣！

六九。七。六。

(三)小溪頌

不管旱季熱又長，
草木凋謝枯黃，
可是，小溪啲！
你却淙淙流不乾！



儘管有枯枝黃葉來作俵，
儘管有砂礫泥漿弄故障，
你不但流水潺潺！
而且全把它們推翻！

小溪啲，
你是多麼勇敢倔強！
越過許多困難，
奔流向那浩瀚的大海洋！

六九。七。廿六。

心 事

溫 章

親愛的，請不要迫我，
假如妳不能等待，
那妳去吧，
以前——我想得太天真了，
過去的讓它死了吧！
現在——我醒悟了，
一切只爲私益着想，
都是錯誤的。
妳想——

在這個人吃人的社會裡，
既使我們結合了，
能過得幸福嗎？
我們是年青的一代，
舊社會需要我們去改革。
我的雙手是爲民衆而生的，
我的生命是民衆的，
他們等着我前往
許多——許多的事情等着我去幹。

工作就是鬥爭啊！
我能丟下工作而沉迷在個人的幸福麼？
不，舊社會一天不滅亡，
人民生活一天不好過。
親愛的，
相信民衆的力量吧！
讓我們攜手同行，
爲着光明的社會而奮鬥，
幸福的日子就在眼前。
不在沉默中爆炸，
就在沉默中死亡。
我要爆炸！
和千千萬萬的民衆一起，
砸爛舊世界！
親愛的，
妳有這樣的勇氣麼？
假如不能攜手同行，
那麼我只好奮身孤往了。



一九七〇年六月。

舊詩二首

咏時事

陳族

無風無雨太平日，
牢獄猶滿含冤士；
驕兵橫槍大路旁；
烈士刀叢尋血詩。

自勉

隨俗浮沉志氣短，
破舊立新世無雙；
莫學腐儒重功名，
一片忠心寄人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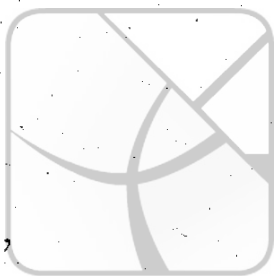
試 詠

向 學

一輪紅日東方升，
萬道曙光照大地，
試問黑魔何處去？

一輪紅日東方升，
象徵活力充沛的青年人，
幹勁沖天迎光明！

一輪紅日東方升，
指引人類向前程；
朝向您——
就是前進的方向！



兩隻鳥兒

獨荷戟

在一個鳥籠裡，關着兩隻鳥兒；一隻黃色，另一隻棕褐色。牠們跳着，叫着，好像要尋求什麼似的，可是牠們怎麼也跳不出那籠子呀！

不一會兒，牠們竟然開始吵架起來。起先，棕褐色的鳥兒罵黃色的鳥兒道：

「喂，早不死！這籠子已經夠小了，現在又多你一個，看！我還有地方活動嗎？」

「兄弟，我們都是被關在籠子裡受難的，沒有了自由，我們的命運都是一樣的，你怎能怪起我來呀？」黃色的鳥兒不服的回答。

「什麼？你這「黃八」，我是先被主人關進來住的，你有什麼權力說這種話？」棕褐色的鳥兒一面罵，一面火氣沖天地向黃色鳥兒身上撲過去，黃色的鳥兒措手不及，竟被牠用爪壓住，然而，被壓的也不甘示弱，就和牠互相撕打起來。

正當牠們搏鬥得你死我活之際，一個大肚臍的，滿臉橫肉經生的人，像鴨子一樣，一搖一擺地走來了，他摸着肚皮，笑呵呵地欣賞着牠們的撕打，還伸手提起籠子，喃喃自語道：「好哇！打吧！傻瓜，反正是逃不出這籠子的，哈哈……………」

隨後，大肚臍獐笑着，並用手指向牠們揶揄道：「那一你們還不是在我的手中，在籠裡？嘻嘻……………哈哈……………」

兩隻鳥兒忽然停止了搏鬥，牠們給這得意的笑聲愣住了，牠們開始醒悟過來，牠們全然明白了，牠們的命運是同樣的，牠們要撕殺的真正對象，不是牠們彼此之間，而是那位握着籠子哈哈大笑地玩賞着牠們的大肚臍的傢伙。

一九六九年九月廿九日



這一首還是黑歌

橫 波

一批判孟沙的「有一首歌」和「風來的時候」

兩三年前，打着「無家無派」的旗號出台亮相，大唱黑歌（青春獻歌）的中馬「詩人」—孟沙，自從被人在浪花月刊上揪出來批判示衆之後，有了一段長時期的龜縮和沉默。

但是，最近隨着星馬文壇的突呈熱鬧，以及各式各樣的文妖文娼文氓的大量湧現，這一團久經沉沒的沉滓又趁勢浮泛起來了。

在最近出版的「大學文藝」創刊號中，這隻久經沉默的文鳥也來展翅開喉，再試啼聲，唱了「有一首歌」和「風來的時候」。

孟沙這兩首詩歌到底是什麼貨色呢？且讓我們抄錄下來，欣賞欣賞吧—

「有一首歌

唱在我的心坎裡

晨曦從溫床爬起

歌聲把我的意志喚醒，

帶給我鼓舞

催促我向前
唱起我的新希望

有一首歌
唱在我的心坎裡
它是那末年輕
又是那末雄壯
帶來了活力，也帶來了熱情
叫我起勁地工作
一點也不覺倦累

有一首歌
唱在我的心坎裡
自從我學會哼上
我便唱着一遍又一遍
任何時刻
聽到那振奮的歌聲
心胸總是盪漾着爽朗歡樂

有一首歌
唱在我的心坎裡
那一首歌
不要管它叫甚麼名字
也不用理會唱得是不是沙啞
只要歌兒一唱上口
我便有無限的朝氣
無比的舒暢」

這一首詩雖是長達三十九行，但歸結起來，不過是說：作者心裡有一支歌，這歌「年輕」又「雄壯」，給作者帶來「活力」和「熱情」，使他「起勁的工作」，「一點也不覺倦累」。

在這首詩中，作者採用了不少「健康的」詞語，如：意志、

鼓舞、新希望、雄壯、活力、熱情、工作、振奮、爽朗、歡樂、朝氣、舒暢……………等等。從外表上看，這首詩比起他在「青春獻歌」裡所唱的一

「且喝下孤獨，喝下淒涼，
然後唱一支盛年不再，好夢難圓；
問當年的歡笑如今還剩幾？
明朝不知又將添載多少新愁！」

這一類的酷似台港特產的黃灰色歌曲的灰黯調子來，似乎是「健康」得多「進步」得多了。

但是，我們可千萬別上他的當，「健康」和「進步」的祇不過是皮表而已，骨子裡却仍然是腐朽和沒落。

正因為孟沙採取漂亮好聽的詞語來販賣沒落反動的思想毒素，我們有必要再把他揪出來，剝去他漂亮好看的衣服，讓他的一身爛瘡疤暴露在太陽光下。

孟沙這一首「有一首歌」和「風來的時候」寫得很「技巧」很「狡猾」，他所欲散播的雖是又黑又臭的思想意識，但經過漂亮詞語的一番巧妙掩飾，使人一瞥之下，竟如羚羊掛角無踪可尋，如果套用厚黑大師李宗吾的話，那真是到了「黑而無色」的純青地步了。

不過再狡猾再技巧也沒有用，黑貨總是黑貨，明眼人一看就分辨得出來。

爲了戳破孟沙的假健康和假進步的面具，讓我們給他的詩下一番註解，還它一個原來的真面目吧。

上面說過，「有一首歌」所歌頌的是一首「雄壯」「年輕」的歌；一首給他帶來「活力」和「熱情」，使他「起勁地工作」「一點也不覺倦累」的「歌」。

這首「歌」竟能使「喝下孤獨，喝下淒涼」，「唱一支盛年不再，好夢難圓」而且「默默地走向虛無」（青春獻歌中的詩句）的洩氣的孟沙猛然「從溫床爬起」，把他的「意志喚醒」帶給他「鼓舞」，催促他「向前」叫他「起勁地工作」「一點也不覺倦累」。

這歌的力量是多麼偉大呵！這到底是一支什麼「歌」呢？孟

沙沒有說出來，他把它唱在「心坎裡」，而且叫我們「不管它叫什麼名字」。

但是，我們偏要管，孟沙雖把歌唱在心坎裡，我們都聽得十分明白，孟沙不敢說出這歌的名字，但我們偏要替他說出來：這還是一首道地的黑歌，而且比起「青春獻歌」中任何一首更黑，更臭！

正因為這是一首見不得陽光的黑歌，孟沙才把它唱在心坎裡，不敢哼出聲來，而且叫我們不要去追問這歌的名字，這就叫做作賊心虛！

孟沙雖一再強調這歌如何「雄壯」、「振奮」和「年輕」，企圖騙過我們的耳目，使我們相信他唱的是一首健康而進步的戰歌，但這欺騙的手法是不很高明的，在「唱起我的新希望」這一句就露了馬脚，好一個「我的新希望」！他「一遍又一遍」地唱着的原來祇是他個人的「新希望」跟人民大眾的希望一點也沒有關連！

其實，只要我們翻查一下孟沙的寫作歷史，我們就會發現，他從來沒有真正唱過人民群眾的歌，他「一遍又一遍」地唱着的只不過是他個人的理想，個人的愛情，個人的前途，個人的悲歡離合罷了！

孟沙說那首「歌」給他「帶來了活力，也帶來了熱情」，叫他「起勁地工作，一點也不覺倦累」，但是，這是什麼樣的「熱情」，什麼樣的「工作」呢？孟沙沒有說出來，也不敢說出來，然而我們却十分明白，這絕對不是為人民大眾爭取更美好生活的「工作」，絕對不是為人民服務的熱情。從他所站的立場，從他過去的表現來看，我們敢於肯定，他完全是為了個人的名利個人的前途而「起勁地工作，一點也不覺倦累。」

我們也知道，孟沙最近「起勁地」「不覺倦累地」幹着一項工作就是在某大報的文藝園地——「綠野」上大量培植毒草，企圖在馬華文壇鼓起一陣妖風。

孟沙為這個園地徵稿時，打出什麼「內容健康，言之有物」的招牌來，偶而也刊登一兩篇健康的正派作品，企圖掩人耳目，但是漸漸地就露出他的本色。所謂「綠野」上出現的，幾乎清一

色是毒草，這就是孟沙起勁地工作的成果了！

孟沙竊踞文壇的一角，培植毒草，爲沒落腐朽反動的文藝効命的「新希望」總算實現了，這就難怪他在心坎裡哼起歌來，「任何時刻」「心胸總是盪漾着爽朗歡樂」，而且「有無限的朝氣，無比的舒暢」了。

現在再讓我們看看孟沙另一首詩「風來的時候」吧——

風來的時候
樹葉爲她鼓舞
潮水爲她高歌
在人民的歡笑聲裡
飄逸中，一拂而過
帶一份輕盈和爽朗

風來的時候
雨水爲她悲泣
雷電爲她喝道
在人們的哀嘆聲裡
狂暴中，咆哮而去
帶一份傲岸和冷冰

這一首詩雖然寫得比較「含蓄」，但是如果我們將它跟上一首連在一齊看，就很容易理解了。

孟沙在這首詩中所要表現的就是風的意，是甚麼樣的「風」呢？孟沙沒有說，或者不敢說，但是我們却知道，這「風」並不是自然現象的風，而正是上文所提到的孟沙在文壇上鼓起來的「妖風」，這風也正是孟沙的化身。

這一股妖風吹來的時候，自然有某些人爲它「鼓舞」，爲它「高歌」，甚至於爲它「喝道」，但是也有人爲之「悲泣」和「哀嘆」，一其實更多的是憤怒！

讓我們寄語妖風：你還是少得意些吧，不管你是怎樣的得意洋洋，威風凜凜，不管你如何的「狂暴」和「咆哮」如何的「傲岸」，都嚇不倒人，你的得意日子是不會太長久的，在另一陣必將到來的更狂暴的震撼天地的人民的咆哮中，你就要給消滅得無影無踪了。

（一九七〇年二月十八日）

談文壇上的「淡粕派」

宇文闓

正當猖獗一時的現代派牛鬼蛇神及其鬼子蛇孫，剛剛被人從馬華文壇上趕回到其老巢的不久，又出現了一批“淡粕派”，終日在文壇上進行無病呻吟和發出陳腔濫調，使文壇籠罩着一層帶有霉菌的白霧。

淡泊派就是“淡泊”派，為什麼會有“淡泊派”出現呢？說來簡單，只因爲此派作品所具有的強烈傾向是：酷愛味如無氣“淡梳打水”的淡，和專檢“棄如糟粕”的“粕”。“淡”是其作品的血，“粕”是其作品的肉。作者似乎想走“自然主義”的路綫，採取“平淡無奇”的創作態度，可惜他們眼高手低，天賦低能，標榜“淡泊”不成，結果反淪爲“淡粕”。

十九世紀末自然主義的文藝思潮是「主張作家只能根據親身的經歷，逼真地，紀錄式地複寫生活的表面現象；反對作者必須概括的描寫現實，否定了作家對所描寫的現實抱批判態度的必然性。它片面地強調文學創作中細節描寫的真實，忽視並排斥典型的創造。因此，在它的作品中出現的人物性格是非典型的，故事情節是帶有偶然性的，對於環境的描述是片面和煩瑣的。」儘管這些描寫有時是逼真的，但是並不能顯示出生活的真實，相反地常常歪曲了現實的本來面貌。它力圖掩飾現實矛盾，害怕揭示真

理。

淡泊派的成就達臻不到自然主義的一半，充其量最勉強也不過三份之一而已！因此，他們有的只能為自己寫帶有遺囑性的自傳式作品，把自己升學的經過當作二萬五千里長征來寫，和把偶然一次的國內旅行寫作為「馬可波羅遊記」，再不然就把××大學內瘡痍滿目的荒湖形容為中國杭州西湖。只要幾百字就可以寫成的東西，却被寫成為洋洋灑灑數千萬言。作者製造「老太婆纏脚布」的天才，真使人嘆為觀止！更了不起的是：作者却把這些「天才傑作」珍視為「月球寶石」，準備出版專集來賺錢！

淡泊派也不缺乏青年「詩人」。他能夠躲在「藝術的迷宮」裡，面壁引吭高唱「空咚咚」的青春黑歌，唱得聲嘶力竭，筋疲力盡後，整理起來居然也足夠出版一本詩集，為珍惜這些精心「傑作」，詩人不惜大破堅囊，把詩集付諸出版。不幸得很，詩集一面市，馬上為「詩歌修養不夠」的廣大讀者所唾棄，因此只好將詩集贈送給親友，可惜，親友也有限，送不出幾本，最後只好留給自己欣賞吟咏，擺在廳堂書櫥裡作為供養蠹魚的點綴品！

在他們的眼中，死貓是上等補品，烏鴉是鸚鵡；市僧是聖人，小人是君子；平淡就是美味，糟粕就是精華；混濁、齷齪、奇臭的糞池上的浮渣是無價之寶；無色、無香、無味的以太（醚）是佳餚美饌。他們作品的最大特色就是空洞、單調、沉悶、瑣碎、膚淺、刻板、呆滯、死白、貧血……一句話；無病呻吟言之無物；既無一行警句，且無一句妙語；沒有一絲內容，也沒有一點思想性。可是，讀了却會使人感到懶洋洋、昏沉、迷惘、有如吞服了不足量的安眠藥而無精打採，欲睡不能，思想處於真空狀態。「中毒了！」一時模糊了對於社會矛盾的認識，麻木了政治覺悟，忘却了推動歷史車輪前進的偉大事業；久而久之，在不知不覺中變成「死魂靈」！

淡泊派的勢力已經發展到能夠在文壇上佔據地盤，由學歷較高者把持分肥。他以地區性的文壇盟主的姿態出現，效法杜甫「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的態度來對待自己人，而不讓外人間津。對於來稿，先看作者，後看內容，凡是異派，內容無「淡泊」的來稿，一概休想逃得過「盟主」選稿時的蛇眼狗鼻般的機敏知覺

，而能夠「出籠」和讀者見面。「盟主」只會懷疑別人的內容，從來不懷疑「自身的內容」。

他們的作品還能夠在其地盤以外橫行無忌。這，除了主要因為他們打着「文藝無產階級性」的白旗外，是因為他們身懷絕技：精通「投稿厚黑學」。他們懂得利用蛇眼狗鼻，四處去探搜，拉關係，託人情；搭內綫，走後門；打聽甲編者的近況，摸索乙編者的偏好；靈活運用「投其所好」和「知己知彼，百戰百勝」的戰術。今天探聽到甲編者狗年添丁，遂立即閉門疾書「初為人父」或「孩子頌」之類的「創作」；明天探悉乙編者新近喪父，渴望有人代寫弔祭文，於是，我們的「青年作家」就廢寢忘食，伏案撰寫「弔亡父」或「思父」之類的「傑作」。結果，大收「百投百出」，「稿稿無虛投」的效果，同時稿費撈得袋袋平安。

拿到了稿費，「青年作家」就走歌台，撞後台，訪歌女，問舞孃；借作家的名堂乘機揩油後，便回來大寫「特寫」，把一些籍公開表演來為其暗中賣淫打廣告的歌女舞孃吹捧為「聖潔女神」，絕代美人。文成後，就趕緊「拜托」內綫人送交給報刊編者發表。結果，不但又是「名利」雙收，而且又可轉頭進一步地向被吹捧的歌女舞孃要求感恩賜「抱」：一舉三大得，「名」、「利」、「色」三收，何樂不為？這是「青年作家」「撈世界」的外一章。

有人說，狗和奴才最善解主子的心意。其實不然，最善解人意者是「淡泊派」，他們幾乎摸透了各報刊主持人的心意，所以鼓吹販賣「無產階級性文藝作品」的野豬頭。報刊擁有大量的各階層讀者，一方面為了擴大銷量，不得不討好廣大的勞苦大眾，一方面為了增進廣告收入，又不得不避免開罪於在經濟上居支配地位的階級，因此編者奉命盡量刊登所謂「無產階級性的作品」，用心良苦。

那麼，淡泊派作者本家又是屬於什麼社會階級的人呢？他們曾經自稱「第三種人」。「第三種人」到底又有什麼東西呢？偉大的青年導師——魯迅早已一針見血地指出：「第三種人」就是「喪家的」「資本家」的「乏」走狗！

七十年代的第一年是狗年，狗年的首要任務應是打落水狗！

化名的妙用

宋 岳

月前，吉隆坡「通報」的副刊「通道」上有一場激烈而又怪異的筆戰。其怪異之處，據我看來，在於一條（只此一條）狂狗凶煞傲然地表演雜技，企圖藉此引出知音或愛主，但觀眾作壁上觀的居多，也有挺身而出對此丑態嚴加痛斥。

據說，那是因為一位自封為「青年作家」的梁園先生的一篇文章引起的，而且是其中的一段令人憤慨的話闖下的禍。於是，在好奇心的驅使之下，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找出了那篇傑作，因此聆聽了這樣的妙論：「壞鬼書生多別名，多別名也者，正是其壞鬼之道，對文章不肯負責任是也。」又有精彩的結論：「本來筆名是藝名，不一定專用一個，可以自由選擇用之，但到了成功之後，必多以一個為固定者。」

這兩個論斷倒也堂皇壯觀，初聞之下，確感到言之有理。這言之有理在於：對於行文走筆時不加思索，妄言亂語的作者，正有文格上的束縛作用。次之對於善于化名吹捧自己的或者朋友的作品的敗道行為，至少有防患未然的深意。但，自然，那些因為揭發社會的陰私黑幕，暴露了黑暗真相，而不容于正人君子們，或至文稿要面對杯葛的慘景，但因堅要對讀者忠實，化幾個名，那應當是無妨；魯迅先生就是一例。文壇黑暗嘛，有啥辦法？

但奇怪的事來了。在三月中旬的南洋商報的北馬增版文藝副刊「綠園」，出現了一位「北馬文壇權威」秦漢唐，作了「北馬文壇漫談」的洋洋大論。最有興趣的，就是在個別作者評論之中，似乎對「青年作家」梁園先生特別欣賞和厚待，且隨手引出幾句來證明：

(一)「梁園是在報上投稿的第一位「有水準的青年作家」。(取其大意，借頌洋君之語。)

(二)在去年的文言與白話的論爭上，「梁園所作的結論，把語文和科學發展合作一齊看，實是最恰當的評語。……這真叫人回味。」(按：綠園的編輯所主倡的文白之爭，讀者的反應却很冷淡。)

(三)在光華日報青年文藝上，曾連載黃原(按：梁園的另一別名)的「童年回憶」。「作者(黃原)是一個短篇小說的能手，每篇各自獨立，看似散文，其實是小說，能達到這種境界，確實不易。」

(四)「在一個時期，在(當代文藝)“香港”、(新明日報)、(星洲日報)、(華商報)“馬六甲”、(蕉風月刊)“首都”可以發現梁園的小說。」

(五)「最後一提的，是寫文藝小論的梁園，他的作品，雖一部份不被人接受，可是，其反應是良好的，使人們進一步去發掘文藝的各種難題。」

從所舉的句例中，證明梁園確實遇見了一位知音人，那就是對他讚頌備至的秦漢唐先生。果然，「其道不孤」也。可是，怪事就出現在這裡。原來，有一位文藝作者兼記者頌洋君在星檳日報三月廿日的「小都市」版上，揭露一位「因求名不遂而悶得發狂的文藝廝若里的狂徒，竟然改名換姓」，「毫無愧色地如此吹捧自己」。這樣的一回事，就是上面所舉的五項。到此，我恍然大悟，不禁喚聲「我的天啊」，原來秦漢唐也者，梁園是也！

梁園自以為在孤燈之下埋頭伏案寫了十幾年，創作的字數「少說也有近五百萬字」(見光華日報一月廿三日燦爛版)，並且也自認已是揚名文苑的「青年作家」，自然也是列入「成功之後」的那一夥，但不幸卻沒有「到了成功之後，必多以一個為固定者。」

這一下子，我可對這類「反應良好」的「青年作家」的文格感到憎惡，他厚顏地在自己的臉上貼金，實在是使那些自由文化人們無地自容。化名的妙用，原來在於方便吹捧自己的文章。梁園或者說：「賣膏藥當然說自己的膏藥好！」其為求達至目的，不擇手段，較之一些投機政客之流，實在是有過之而無不及的。

由化名的妙用，因此也醒悟了，罵「壞鬼書生多筆名」和「對文章不負責任者」就是壞鬼書生本人，不但對文章不負責任，而且對讀者不忠。也因此，「為那些不能露臉，或不敢以真姓名（筆名）示人的作者們，感到很大的悲哀！」（借梁園妙語）。

（七月十七日稿）



孩童學步，可笑乎？

仰 春

剛脫離母體的嬰孩，是不會行走的，這是正常的現象。經過一段時日的哺育，他便長得比較結實了，於是他就開始爬行。再過一些時候，他又能夠站立起身，而且邁開步子開始學走。

當孩童開始學走的時候，由於雙腿還不夠穩健，往往只邁開幾個小步，便踉踉蹌蹌，又一屁股倒坐在地上了。

人們看見了這種情況，往往會產生各種的反應，其中主要的有兩種。第一種是完全懷着好意，他們不但拍手叫好，而且還上前扶起這孩童，鼓勵他多走幾步，讓他練練雙腿。第二種反應剛好相反，這些人趾高氣揚，目空一切，當見到孩童蹣跚而行的樣子時，便在一旁嘲笑，或者卑視地譏諷幾句，什麼「想飛了？」，「哼！不自量力。」

在現實生活中，這種「孩童學步」的事情無時不在發生，因而大大地滿足了「第二種人」的眼福，也給他們提供了豐富的嘲諷的對象。由於生活的條件日愈惡劣，人們爲了改善這種現象，於是掀起了革新運動；這些革新者可能完全沒有革新的經驗，前面沒有現成的路子可依循，於是四處探索，往往不是走了冤枉路，就是革錯了對象。見了這種情形，「第二種人」如獲至寶，急忙抓緊機會，譏笑漫罵，什麼「這批青年只知不滿現實」，「他

們無定見，無目標」，「容易被邪惡勢力滲透」，甚至站在陰暗的角落扔石頭，進行破壞。總之，在「第二種人」眼中，革新者只不過是「烏合之衆」，是「群盲」；他們的一舉一動只不過是在「胡鬧」！

其實，自古以來，當新生的事物剛剛出現的時候，何嘗不是遭受保守勢力的猛烈圍攻呢？

十六世紀之前，「地球中心說」佔了優勢，當時人們總是錯誤地認為地球是不動的，是宇宙體系中心，太陽、月亮以及其他星球都是環着地球而運轉的。可是這種謬論後來終於被哥白尼證明是錯誤的，而提出了正確的「太陽中心說」。當這種符合宇宙發展規律的理論剛剛提出時，立即遭到教會的猛烈攻擊，指為異端邪說，洪水猛獸，禁止流行，甚至把擁護這個正確論點的伽里略加以監視，剝奪其人身自由。

「五四運動」時，進步青年學生高喊「打倒孔家店」，提倡「民主」與「科學」，當時不是也遭到保皇派的譏笑、漫罵、圍攻嗎？但今天回顧「五四運動」，沒有人不承認它對中國社會的積極作用。

以海盜身份闖到東方來的西洋人，向來卑視東方人，認為東方人都是愚蠢的，只能讓他們擺佈，使喚。但是經過暴風驟雨的洗禮，東方人覺醒了，他們從地上爬起來，要當家作主了。西洋人首先是阻止，當阻止不了時，有些翹起鼻孔，站在一邊嘲諷，要「等待東方人的失敗」，要「看愚蠢的東方人怎樣去管這個家檔」。但是，東方人到底是站起來了，而且越站越穩，這不得不使西洋人大失所望了。

「教會」、「保皇派」、「西洋人」，雖然他們出現的年代與區域不同，但都是一種貨色，一丘之貉，同屬於「第二種人」。他們好像嗡嗡飛鳴四處尋找糞便的蒼蠅一樣，特別喜愛腐爛發臭的東西。他們害怕孩童成長，害怕孩童站起來，更害怕孩童走在他們的前頭！他們希望孩童一輩子在地上匍匐，這樣他們就可以永遠「不可一世」了。

但是社會的發展規律總是不以人們的意識所轉移：新生的事物總是要成長、壯大；腐朽的事物總是要衰老、滅亡。譏笑、漫

罵、在陰暗的角落扔石頭，都消滅不了新生的事物，反而使它顯得更加可愛、可貴！

孩童在學步時，不可避免地碰到一些困難（完全沒有困難的事實是不存在的），但正好像在「游泳中學會游泳」一樣，只要大膽地邁開步子向前走，傲視一切嘲笑謾罵，回擊一切阻力，久而久之，步子就會穩健，也能走得快，負重致遠了。



巴士上的一幕

田 朱

巴士從吉隆坡朝向丹絨馬林顛簸奔馳着……

陽光打從車窗處射進來，照到我的身上，幸虧這時還只是早晨九點半光景，所以不會感到怎樣的燬炙皮膚。

我極少來往這邊的路。在六十哩長的路程上，沿途許多在膠林中的小村落的名字，我是記不起來的，也是陌生的。

巴士忽然停在兩旁皆是膠林的路邊。片刻，兩個八、九歲的小姐弟上來了：女的懷裡還抱着一個嬰孩；男的手裡則拿着用毛巾裹起來的奶瓶。瓶內還有半杯模樣的白色奶水。

此時，車上所有的搭客，幾乎個個的眼光都不約而同地集中在他倆的身上。他們輕盈盈地向我這裡走來：男的坐在我身邊，女的却坐在我前面的座位上。我注視着那女的，她的舉止好像猴子懷抱着嬰孩一樣，怪可愛的。

售票員隨後也來到他們的身邊。

一叻思！

那男孩子伸給售票員一個小銀角，說。

祇是講了一個地方名，由於他的鄉音很重，分明是福建人了。

一小弟弟，叻思還有多遠？

我也操起福建腔道。

一五哩半。

他側歪着頭，瞪着我說。

一你們回家嗎？

他忙點着頭。

這時，坐在我前座的他的姐姐，用過頭來窺探我一下，然後把她懷裡的弟弟換了一個抱勢，她自己也換了個坐勢。於是那小小的生命，伏在她的肩膀上，頭向着我。他那蘋果似的臉頰上，印上了幾塊紅疙瘩還是新隆起來的呢？

此情此景，令我追憶起兩個星期前，我那有錢的三姑，她拜訪我家時，見我家鄰居陳孀的四個孩子，跳跳蹦蹦地遊玩着。我告訴三姑說他們的父母親白天去工作，黃昏才回家。於是，她便問我四個孩子在家裡誰來看顧？當時，我差些兒被她問啞了，後來想到我們兄弟姐妹的情形，當時我父母也是出外工作的，只是母親有吩咐下來，大的看小的。於是，我也只好口溜溜地答道：

一大的看管小的嘍！

現在眼前的一幕，不就是扮演着大的看小的嘛！如果這時我那有錢的三姑也在場的話，這一回，她的腦袋可被血淋淋的現實敲醒了。她將會領悟到窮人家的孩子是怎樣生活的。她將為她的四個孩子感到羞恥，尤其是那已經是十六歲大了的千金，不但連炊事不會，還要佣人來照顧她的起居呢！

一你們沒有讀書嗎？

我想起來了，今天還只是禮拜三，應該是上學堂的時候。

他搖搖頭，依舊側歪着頭凝視着我。

一讀下午班？

他又以搖頭回答。

一你不喜歡讀書？

他仍然搖頭。

一不然，為什麼你不去讀書呢？

糟了，他的嘴扁長起來了，我知道不妙了，於是，我轉換了話題：

一你爸爸媽媽呢？

——割泥

他指了指後面的膠林說。

——你們自己回家做什麼？

——煮飯！

——等下再拿飯來給爸爸媽媽吃？

他點點頭之後，便站起身來要按車鈴。

——來，我替你按！

不久，車便在一個建有兩層樓瓦屋的小市鎮停了。搭客們都自送着這一對姐弟下車去。

我望着他倆的小背影。我的血管裡流的盡是熱血，我恨不得早點建立起一個人民自己的新社會，好讓窮人家有好的日子過，好讓他們的孩子能樂呼呼地上學校！

一九六九年十月稿



無 題

雪 梅

——獻給一切生活在黑暗的人

(一)

夜，漆黑，靜穆而蕭殺。

桌上，煤油燈吐着火舌，劃亮了暗房的一角。

桌面，信紙像沙灘一樣潔白。

握筆的手微微抖擻着，胸口一陣起伏，啊！遠別的雄鷹，我該如何向你訴說滿腔的憤怒！

(二)

……是一個嚴寒的黑夜，我們被悄悄地綁走，那時我想像着我將是一塊初投入爐火的生鐵。……

如今，我重新沐浴在陽光下，但我却疼惜失去了妳，雖然明知那只不過短短的幾年，我已彷彿折斷了一條腿。我失望了，我悲傷了。思維如斷了綫的風箏，飄得很遠很遠，於是我開始懼怕，懼怕更多的敬重的臉孔要匿跡，懼怕更多的手足要迷失。於是，我宛如啃 着一顆苦果，夜夜用那敏感的舌頭去舐食。

(三)

……早晨，是朝陽放出萬道光彩的早晨。我扶着山崖上的松柏，眺望着山脚下菜園上的耕民，好一幅勞動的錦畫啊！朝霞映照下結實的人民真勤勞，我的心坎也染上了一抹彩霞。

十月的陽光真溫暖，憤懣的人群又沸動了，有人驚慌失措，有人拍掌叫好。人群滾滾向前進，就中躺下幾個血染週身的烈士，那股紅的血浸紅了我的心，在我的脈膊中注下了烈火般的熱力，于是我的心激烈地跳動。這時，我什麼也沒想，就只要舉腳踏上海，走過火海，去趕完那未盡的行程，我要去摘下火種，把黑暗的社會點亮。

(四)

……妳一定會高興。我正闊步走着大夥走的路，我正說着大夥說的話，我正做着大夥做的事。

我也感到高興，因為妳是在長征，在織程，妳並沒有歇腳，妳是在鍛鍊得更加堅強與勇敢。

那有烏雲能遮蔽太陽？那有黎明不代替黑夜？太陽一定會東昇，大地將會大放光明，我們的前途是光明的，我們的出路是廣闊的……

(五)

手不再抖動，眼睛閃着堅毅的光輝，純潔的信紙上飛舞着我的心跡，理想。

黑夜，依然靜謐，但我的心却暖洋洋。

黑夜，依然黝暗，但我的心却亮堂堂。

編後話

很不自量的編完了這本書，算是鬆了口氣，然而，心裡却是戰戰兢兢的，不知讀者們會給這本書下怎樣的結論，無論如何，我們是準備接受讀者們的嚴厲批評的。

今天的文壇，充斥着妖風邪氣，現代派，灰色派，淡泊派，黃色派……等等文妖文棍，在 些別有居心者的扶植之下，正肆無忌憚，大行其道，盡其所能放出各種各樣的毒素，妄想荼毒，麻醉廣大的群眾。而另一方面，健康的，反映現實的，指導正確人生的文藝的出版，文藝的組織却受到多方的阻礙與摧殘，因此，相形之下，這些 風妖氣表面上看來似乎是一枝獨秀，每天聽到的盡是他們的聲音，看到的也盡是他們的醜態；他們仗着背後有人撐腰，爲虎作倀，橫行霸道。我們不能眼見這些妖魔鬼怪無法無天的遮蓋一切天下事，我們不能夠坐視他們這種囂張的氣勢，我們不能讓一些無知的青年被他們的愚弄，被他們的誤導。因此我們有必要及時予以制止，予以反出。

基于這樣的理由，在我們克服了在之的困難後之後，第一本文集終於問世了，我們希望讀者們能給我們多多批評與指正，我們更希望在廣大熱愛、健康、進步文藝的讀者們的大力支持底下，文集第二，第三……會相繼出版。而也能重重的給妖魔鬼怪們當頭一棒。

編者

風雷出版社創社誌慶

一個理想
一個努力

許秀珍 陳先生 張紹松
梁秀珍 林先生 張紹喜
張明華 蕭洪君 林楚卿
林毅晶 無名氏 杜烈明
彭玉蓮 王中明 李擒白
張經邦 陳先生 莊森君

賀全

徵稿啓事

本社歡迎反映現實，提高認識。

指導人生及能啟發青年思想向上的作品





下 鄉

編輯：風雷編輯部

20, Jalan 22/34, Petaling Jaya, Selangor.

出版：風雷出版社

20, Jalan 22/34, Petaling Jaya, Selangor.

承印：堅申印務公司

58, Jalan Tertama, United Garden,
5th Mile Off Klang Road, Kuala Lumpur.

日期：一九七一年七月

定價：50¢